

展翅飞翔的鸟儿

杨军民

春天,正是赏花踏青的好时节。这个春天,观鸟吟诗成了宁夏石嘴山的新景观。

近两年,石嘴山一带的鸟儿越来越多。我值班的场站有阔大的落地窗。工作间隙,偶一抬头,就看见院子地面落着密密麻麻的一群麻雀,有的蹦跳而行,有的忽起忽落,有的交头接耳。它们像一群调皮的孩童,一时“呼”地一起起飞,为天幕缀上一朵朵盛开的花,一时又如一卷滚动的画轴,翻卷着铺在地面上。它们灵动的眼眸和活力十足的振翅声,总能让人心头雪化般清爽起来。院子的栅栏顶端,时常还有一两只喜鹊光临。与热闹群居的麻雀相比,喜鹊有些形单影只。它是什么时候落下的,又是什么时候飞走的,我都不知道。但我记住了它的尾巴,如一把折扇,打开又合上,合上又打开……

恍然间想起去年夏天,去拜访一位朋友。朋友家的小区院子里有几棵经年的老槐树,蔚蔚然遮天蔽日。朋友相见,自然要小酌几杯,因不胜酒力,晚上便留宿在他的书房。梦境中,鸟鸣阵阵,倏然惊醒,才知是现实潜入梦中,鸟鸣来自窗前的那棵老槐树。夜里落过一阵雨,空气潮湿,树叶晶莹。繁密的椭圆形叶片在青灰色的天幕上微微摇晃,鸟儿们就在叶子间。

“唧——啾——”
“啾儿,啾儿!”
“唧、唧、唧、唧!”
“啾,啾!”

有的气定神闲,一字一句,似老者低吟;有的细语轻声,在空中划出若有若无的弧线;有的如机枪响,一梭子接着一梭子;有的似乎刚张口又闭上了,短促婉转的声音如一根针一点点扎入泥土……无法分辨哪一声是哪只鸟叫的。

多么美妙的清晨啊!我索性闭上眼睛,静静聆听。那声音错落有致,声声入耳,似有一位卓越的作曲家早为它们谱好了美妙的曲子。多层次的鸣叫似阵阵潮涌,跌宕起伏。置身其中,一时仿佛步入

高雅的音乐殿堂,那里有俞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,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翩跹蝶舞;一时又如入乡间舍里,一户小康之家在七嘴八舌地谈论麦浪里的希冀,一间晨读的教室里孩子们朗诵着流传千年的经典。当然,也可能是鸟儿们在发自内心感念脚下这一片浓密绿荫的人。

“嘎嘎嘎嘎!”一连串嘶哑宽厚的鸟鸣声加入进来。老鸦!此刻,天光已经大亮,我没见那只鸦,却看到树叶间一个个娇小的身影正忙碌地变换着位置,闪展腾挪,如书法中的笔断意连。原来,在我们这座西北小城,也有那么多在隐蔽处婉转鸣叫的鸟儿,我们却可能在慵懒的酣眠中忽略了它们,忽略了这一声声的浅吟高唱,忽略了这一声声对生命和自然的礼赞。

我曾以为,这些所见所闻就足以代表这座城市的鸟了。直到那一张张绝美的鸟类照片出现在朋友圈。在灿烂如火的朝霞和夕晖下,在亮蓝色的湖泊和斑驳的雪地上,在赭色的土地和闪着银光的滩涂上,画面的主角——那些鸟儿,或是飞翔,或是停驻,或是引吭高歌,或是低头觅食。那又是些什么鸟啊——仙风道骨的灰鹤,美丽优雅的天鹅,精巧如诗的白鹭,体态鲜明的黑鹳……很多都是难得一见的保护动物。拍摄和发布这些照片的是石嘴山的几位资深摄影人。他们常年奔波在黄河石嘴山段的湿地和土地上,有的跟踪拍鸟七八年,有的已经拍了十几年。他们用目光、用镜头见证了鸟群逐渐壮大,用图片和短视频把它们记录下来。精湛的摄影技术和无人机的助力,让人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生机勃勃的另一面。

资深摄影人陈老师,每天大清早都要出去拍鸟。春分时节,我跟着他寻访了他的拍鸟地。滨河大道一路向南,车子沿着隔离带缓缓而行。陈老师热情地向我讲述着某年某日在某地发现了什么鸟儿,那些多年前的时间地点情境居然那么鲜活地记在他的脑子里。他简直就是一本鸟类词典。远远的天幕上飞过一个个身影,头顶传来一声鸣叫,田野间闪现出几个亮点,陈老师都能准确地说出它们的名字来。

在一些重要的位置,我们的足迹离开公路,深入到田野和滩头。灰鹤已经开始北上,我们看到的最大一群只有几十只。盘旋在头顶的雁雁却不少,排成“人”字形雁阵,在天空纵情翱翔。在银河湾湿地,我们短暂逗留。在入口处的栅栏前,我们看见一辆摩托车,再往前走,远远的滩头边缘,有一个人静静地伫立着。他的面前是平缓的黄河,太阳挂在对岸的天空上。天气不算好,太阳只是一团光晕,河面和浅滩的水域闪着亮光,像铺着满地的碎银子。我们站在他身后,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河道和太阳。良久,他忽然说:“该走的已经走了,该来的在哪里呢?”眼中有不舍,更有期盼。原来他也是一名摄影人。

我知道他的意思:灰鹤已经陆续离开了,应该到来的天鹅此时又在哪儿呢?我们不知如何搭话,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前方。虽然什么也没看见,但我的脑海中却忽然莫名浮现出一种预感、一幅画面:一只只鸟儿正忽闪着翅膀,向着这座城市飞翔而来。

预感很快成真。不久,“星海广场栈桥边出现鸟群”的消息就在朋友圈里传开了。石嘴山有一处很有名的湖泊湿地——星海湖湿地。此处有鸟,大家早就知道,但鸟儿们大多在湿地的深处。这次,庞大的鸟群如此接近人流涌动的城市,并不多见。

造访小城的是红嘴鸥。点开朋友发来的视频,我立即被那些鸟儿惊艳到了。一身素衣,脑袋发黑,红嘴红足,形似鸽子,腿又比鸽子长,身形也更加圆润,憨态可掬的样子。那些飞翔的鸟儿如一块块游动的白玉石,层叠飞舞,轻捷的身姿和阵阵鸣叫似乎要穿透屏幕而来。它们几乎是在人群中穿梭,有人将食物托举在掌心,瞬间就被叼走了。一些鸟儿飞起来,一些又落下去,飞在空中的活力四射,落



四川达州,古名通州,清澈旖旎的州河自城中穿过。城市南靠翠屏山,北倚形如凤凰展翅的凤凰山。

幼年时在乡下,我们围着进过城的大人问这问那,像四周的山风灌进院子。“房子好高哦,帽子都要望落。”大人将一只手举在头顶上方,做出抬望的姿势。我们的视线跳过屋顶,又被连绵的大山阻隔了想象。

九岁时,我随父母进城。汹涌的人潮中,我记忆尤深的是那群擦鞋匠。他们随身挎着小木箱,拿着小板凳,走街串巷,洪亮地叫喊“擦皮鞋”。当时达州城里灰尘大,若穿皮鞋上街,不到一天工夫,鞋面就有明显积灰,擦鞋匠的生意自然不错。

父亲好学,在城里做过技术员、油漆匠、建筑工……后来,他又敲起了打包扣。跟着父亲收购打包扣原料,我很快就认识了文家梁、珠市街、柴市街、二马路和滨河路。我也在暑期里成了父母的小帮手,将父亲剪好的罐头盒皮一圈又一圈翻卷在铁条上,再用木槌收口、压实。

有一天,父亲掰开我的小手,难过地看了一眼掌心的血泡,拉着我到商店,用做十斤打包扣换来的钱,为我买来一份冰淇淋。那是我第一次尝到劳动后的甜蜜,第一次见父亲闲下来,牵着我走在州河岸边。爱好文学的他,讲起了元稹任通州司马时创作的《连昌宫词》,对着蜿蜒的河水唱起了达州人梁上泉先生作词的《小白杨》。末了,他说:“你要跟他们一样,好好读书。”从此,我决心专注学习。学习之余,最开心的莫过于元宵佳节,与家人齐立于州河大桥,欣赏凤凰山顶的璀璨烟花,看夜空、河水和建筑墙面随之变幻绚丽的色彩,赞叹这半城灯火半城山的壮观。

师范毕业后,我在广州做编辑。门卫大叔听我说起家乡,同情地向我描绘他当年跑货运时路过达州见到的“穷相”。我却坦然地笑了。作为煤矿宝地的家乡,面貌日新月异,同时也重视环境治理,当年的擦鞋匠早就另谋出路了。父亲也常在电话里跟我讲达州的新变化。

我的房子修在凤凰山上。早晨,推开卧室的窗户,槐花的香气阵阵袭来,州河对岸的层叠峰峦云蒸雾绕,朦胧的翠色触动心房。不久,阳光透过云层缝隙,斜斜地照醒醒来的城市,像一束束幸运降临人间。这里距城里只有步行十五分钟的距离,却有迥异的风景和体验,颇具观景的地理优势。不想让父母再到处奔波,我有了回乡创业的想法。于是我回乡开始经营农家乐,一边写作一边在山上当起了“庄主”,和厨师一起研究达州名菜。

万事开头难。开业那天中午,发生了一件大事:操办一场家宴时,因厨师操作疏忽,高压锅里煨炖的菜发出异味,许多客人对此颇为不满。我心慌意乱、羞愧难当,不知请客的主人要如何责备。没想到,他将我拉到一边,详细地商量补救措施,还劝慰我不要过于自责,一定要好

候,来上一段采茶戏,就像找到了根底一样踏实。于是,我常常在他的视频里看到这样的一些场景:高亢的唱腔响起,大山被唤醒一般,应声四起,仿佛整座大山都唱起了采茶戏。即便隔着屏幕,也能感受到这个在外打拼者的炽热情感。大概没有谁会笑话他唱得荒腔走板,也没有谁会忍心打扰他此时的信马由缰,只是安静地倾听,与他的乡愁共情。

如果不是有多年的在外求学的经历,我大概也很难理解那一出出戏里凝聚的对一座城的思念。如今,我却能感同身受。采茶戏,在我这样的人耳中,仿佛就带着高安城特有的温润醇厚。漂泊在外的人,或许就靠着这一缕乡音、一段乡戏来慰藉乡愁,让它回响在思乡怀亲的梦里……

我有一位同乡文友,常年在粤东一带的大山里做工程。他排遣乡思的方法除了写作,就是唱戏。他说,想家的时

达州的活力和温暖

陈美桥

好坚持下去。临走时,接过我送的礼物,他的笑容温暖了我局促而茫然的心。那是我接触达州人最多的一段时间,我时时感受到他们的热情、宽厚和慈爱。

也是那时,我养成了早起爬凤凰山的习惯。青草和树木散发的特殊气味,在黎明前的林间不断涌动。一口气登至红军亭,天色微明,大地上生长的万物慢慢开始显现身形。再鼓足劲儿,一路向上,登完所有的石阶,便至最顶峰的凤凰楼。朱漆的凤凰楼大气磅礴,不少人凭栏远眺,对着城区大声呐喊,仿佛要让自己的气息汇入城市的脉搏。

前些年,我再次离开家乡。回家探亲时,家人提议先去改造后的莲花湖看看。眼前的湿地公园,已不是从前的湖岛小景。岸与岸之间有栈道和小桥相连,四野花草树木夹杂丛生,坡、湖、石相映成趣。入夜,我们登上旋转楼梯,看一滴滴湖水如何在音乐声中喷薄而起,伴随着变幻的音节,如璀璨星辰在空中闪闪烁烁。透过音乐喷泉,我仿佛看到莲花湖清亮的眸子里,闪现着清芬漫溢的小径、茂密的松针和盛开的莲花。

我与达州几度聚散,可它依然时时牵系着我。近些年,我常有文章登上《达州晚报》“凤凰山”副刊的版面。我还曾回家乡参加报社举办的艺术节,见证当年的崖洞和仓库蝶变为家乡人与艺术亲近的人文佳景……无论我身在何处,都觉得与达州紧紧相依。

不久前,“凤凰山”副刊启用了凤凰楼和红军亭组合的装饰元素。每当我的文字靠近它们时,我就不禁想到在外打拼见过的人,想到山下的万家灯火,想到每年正月初九,达州人接踵摩肩攀登凤凰山。涌动的是人潮,也是这座城的活力和温暖。

杂记



▲水彩画《塘河远望》,作者伍必端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采茶戏情缘

黄黄昱

高安采茶戏是江西极具特色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。高安人对家乡的热忱,就在那一出出采茶戏里。小时候我在乡下长大,没少见识乡亲们追戏的热情,那劲头一点儿也不亚于现在的追星族。我的老家上湖乡,出了许多采茶戏名家,在当地家喻户晓,我几乎是听着那些名号长大的。

早年娱乐少,没电视,除了放电影,就是看戏。县里剧团农忙前后都会来唱戏。只要一说明团来了,不得了,饭也顾不上,家里的活儿也先扔一边去,欢腾劲儿比过年还热闹十分。也不管多远,端了小板凳,扛了大条凳,牵儿唤女,呼啦啦就往唱戏的地方赶。我小时候跟着祖母赶过好多次。祖母人缘好,似乎哪个村都有朋友亲戚干姐妹,这样就不用自带小板凳了,对应村子的熟人早早给我们占了位子。赶戏对于我这个小不点儿来说是有些辛苦的,小脚来回折腾也跟不上大人们。于是,同去的叔伯就把我往肩上一扛。

不管多闹腾,只要戏一开锣,台下瞬

间安静。随着戏台上剧情起伏,人们脸上表情跌宕变化,唱到精妙处,叫好声四起。有那来得晚的,遗憾得啧啧连声,央着邻座给讲,谁谁得上呀?“先看先看,莫吵莫吵,等下哇……”一等等到戏散场,各自打道回府,漆黑的乡村夜晚人声鼎沸,手电筒的光交织碰撞,晚风四起稻香阵阵,虫声蛙声犬吠此起彼伏。第二场的热闹开始了,人们在路上互相评戏,有人意犹未尽开始唱起来……我常常还没到家,就伏在谁背上睡着了。

老家人都说,采茶戏是长在高安人的魂脉里的,那些唱腔不用学也会。对于这样的说法,我最初是不大信的,至

少,我就不会。直到有一回,在北京,来自各地的同学聚在一起聊家乡,就聊到了家乡戏。河南的唱豫剧,安徽的唱黄梅戏,广东的唱粤剧,江苏的唱昆曲越剧……反正大家都露了一手。轮到我说,再三推托,实在过不了关,憋了半天,福至心灵一般,竟然就哼出调调来了。我突然就有些明白了,采茶戏那样的乡音土调,其实是刻在骨子里的。说着乡音长大的我们,说着说着就能唱起来,唱着唱着就把话说了。

我有一位同乡文友,常年在粤东一带的大山里做工程。他排遣乡思的方法除了写作,就是唱戏。他说,想家的时

秤砣消

木兰

“秤砣”可不是一般的物件。俗话说,“秤砣虽小,能压千斤”,个中道理不言而喻。还有谚语,“吃了秤砣铁了心”,这个决心可就大啦!沉重,不易撼动,这都是民间赋予秤砣的涵义。但这天地间竟还有一种叫“秤砣消”的草药,它有多大的能耐?这就要从我的童年说起。

父亲在乡镇工作的那几年,是我儿时在大自然的游乐场里玩得最“野”的时光。下河,上树,去大山里走访每一处溶洞,乐此不疲。脸晒黑了是小事,裤子刮破了也是小事,只是在乡野里混久了不太讲卫生,脏了的小手照旧在身上乱擦乱搓。于是疹子一拨又一拨长出,全身奇痒无比,按捺不住把它抓破,又演变成一个个脓疱,每每疼得我心发慌、茶饭不思、眼泪巴巴。父亲气极,严厉呵斥我的顽劣和自食其果。母亲惯我宠我,每次都心疼万分:“都怪我,太忙了,没有好好看管她。我去买点秤砣消来。”在父亲的叱责中,“秤砣消”三个字无疑是我的救星。

傍晚,母亲披一身晚霞进屋。她麻利地把秤砣消和苦瓜叶等一起捣烂,再把我轻轻挠到她身前,用捣烂的草药将我的脓疱团团围住,仅露出点痘头。痘头在绿色的药坭坭中红红绿绿,煞是滑稽。或是疼,又或是觉得丑,我委屈至极,眼泪又

